

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
栗何為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
其實以告于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
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
意遂忘其欺耳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踈然臣子之
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君父之
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陳私
計非使只欲囿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
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囿江西提刑司接人

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
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
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
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
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
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拜徧詣
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
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二
卿不能率屬致其偃寒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

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 於
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能少 對
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書省祇
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
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
矣雖欲聽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
印記合是何官司牧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
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違君命非是實
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

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
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
世之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
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
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
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
以為人材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事諱習元祐學術
曾有不得為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謂學為
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
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
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
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
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
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
得不為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

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
踈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
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
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
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
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
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
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
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 猶
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遣詔且曰興獻王長子倫
當及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
中宮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及人
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
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
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
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
為人後 况興獻王唯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

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為繼統武宗而
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
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
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
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
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
稱皇伯祖皇 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
謂由諸侯入奉 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
是時尚未有嗣其詔益預為外藩援立者坊此

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
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諡褒成宣
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奸謀也國初大學士
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
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
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
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
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臣而王之于名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

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盖名者實之著也無
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
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
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
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
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
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
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
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

臣夫無臣不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降于稱師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

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盖夫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于聖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于徇同惡異而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狂怪矣此所以行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憾也懼

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諡然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末加聖人是諡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

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諡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于尚書大成之言出于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彝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盖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開元間詔追諡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

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
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
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
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王不設塑像今國
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
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
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
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

像云觀唐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
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
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
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
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
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
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
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教乃革嗚呼盛哉
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

至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
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
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
為十哲坐祀于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
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
父黶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
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
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
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

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
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
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黶鯉於庭其失在
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
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
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
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
德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
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

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

不為虛文矣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開元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盖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䟽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污免官髡徙朔方自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

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

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 經爲之掃地後
以其空言自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
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全可成鑄 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
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
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
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盖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
何晏倡為清談所註居 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晋室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一

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

一書黜周玉 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

盖異端邪說之

色

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

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賔客為
盜係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
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臧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
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
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
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

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
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
畫相近之誤如申枏申黨者但不可耳臣愚以為申
枏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
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蘧瑗
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於魯或附
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
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 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四

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
矣然苟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
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
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
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
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 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
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
云耳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
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

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龟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六

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于淳佑貢舉于咸淳受宋恩者已如此 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忘君親而不耻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于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于廟祀黜 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叅訂

元定

又曰

平生問學皆

朱子

寧處及聞還官方相喜慰所以然者固是仰思陛下
驅馳跋涉躬任其勞有難于調和之慮亦因思鮮儲
貳車駕在外則群情無所係屬耳仰惟太祖高皇帝
創業未幾首建國本列聖繼承莫不留意茲事今我
皇上臨御一紀震 尚虛意者神明之胄降必以時
是以若是其遲遲也臣竊有愚見敢為君父陳之伏
望聖明近稽祖訓遠徵前史斷自聖心白于兩宮聖
母于宗室近屬中擇取相應者一人育于宮中俾之
問安視膳委以內殿司香等事俟後元子誕生自能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九

行禮之日然後優其寵數遣歸藩國如此則上可以
慰九廟兩宮之心下可以答群臣萬姓之望此實天
下之大事宗社之大計而皇上繼承之責亦莫有重
于此者也臣冒死言之惟聖明垂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又請迴鑾罷犒軍疏

伏自八月二十八日聖駕離宮後遂出關今已踰月
未奉還期臣實切思戀京師有宗廟社稷宮闕之重
百 庶府之務六軍萬姓之命皆係属于陛下

頃者皇上嘉禮告成荷蒙聖母 諭勸勉皇上
德保身復勅元輔張居正納誨輔德又戒諭夫人
子及大監馮保等調護輔導薄海內外咸舉手加額
曰聖母之愛皇上也至故訓皇上也切洋洋聖謨
法則垂訓戒真社稷無疆之休也及輔臣上請宣付
史館皇上心聖母之心必欲服膺匪懈而尤勉輔臣
以左右匡輔之益雖虞帝大孝曷以加焉臣竊慶遭
逢忭躍無已夫復何言但臣待罪諫垣誼當先事獻
納况恭睹慈旨諄復皆臣子所欲言而未能者陛下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三十一

大婚肇舉方且以道御情仰承認訓臣安能無言以
揚聖謨而贊成陛下之大孝哉臣莊誦慈諭深思遠
慮曰向學曰勤政曰聽信老成曰戒用匪人至於慎
起息節飲食尤深致意孟軻氏有言曰孰不為事事
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皇上欲求事
親必以守身為本能守其身則不溺于嬖倖不移于
近習而惟賢人君子之是親老成忠告之是聽邇者
皇上勉留元輔正慮學之未盛志之未定而惓惓于

元贊 之意至

未 政

而事有未達皇上尤宜悉心咨訪始終

庶幾

賢弗二而治功可成至于部院大臣則朝廷之股肱也引見而咨諏之所以明一體之義臺諫諸臣則朝廷之耳目也言事而優容之所以作敢言之風民困不可謂不恤矣然東南水災邊陲地震呻吟憔悴之民可置之度外而莫之省憂耶財用不可謂不節矣然賞賜饋餉費用不貲當公私因竭之時可任其濫觴而莫之裁抑耶自宮闈以至外廷其事不可以枚舉而惟以聖母之訓念茲在茲則心存寅畏而事皆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三十一

合宜遇燕居則思樽節不以隱微而或忽遇老成則思優禮不以人近而或踈橫經問道雖終日而忘倦恭默思治雖日昃而不違存之念慮不忘聖母之憂思措之施行儼乎綸音之告誡則德業日新上為天心之所眷下為民心之所歸祿位名壽之全其永保之矣臣又聞古聖王之事親也常朝者三而問衣問膳必安而後色喜今聖母雖還本宮其心必有不能日釋者臣願皇上定常朝之儀孝養之禮視昔益隆則進見以時可遂天倫之樂而定省不曠益伸孝

子之情燕閒之暇聖母亦得以從容諷諭而皇上之日進無疆永有所賴所以慰二祖列聖在天之靈為國家永久之計端在是矣

王健題覆進樂律疏

竊惟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辨者其禮明其功大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和民物見天地之情通鬼神之德治道所急不容偏廢者也皆我太祖高皇帝之既定鼎也首命儒臣脩大明集禮而樂附焉其見于聖諭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三

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全智獨稟超然遠覽觀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將來何盛哉夫昔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遲之以為不忠不恕之論况今聖代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則夫禮樂之興其不在茲乎惟我皇上紹統御極執葆和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治功隆赫倫制全盡祀文地裡日月禮先農享宗廟崑然煥然斯已

錯愕口驚心悸不知逆璫盤踞根蒂何以如此之深而露爪張牙又若何其毒也人情洶洶莫知所出臣靜聽多時不勝義激于裏憤懣欲死擬補牘上而不謂本月十四日天之果以大雨雹告也臣不占驗但考之傳記周孝王十三年大雨雹宋臣胡一桂以為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漢地節三年京師大雨雹蕭望之以為一姓專權之所致然則今日擅作威福侵君專權使臣下懷憤憤不平之氣孰有過于忠賢以驕陽亢日之中為嚴凝凜栗之象臣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九

觀其時雷雹交作搏擊注射人畜震驚瓦屋皆裂意天欲得忠賢而撲殺之以告我皇上盖忠賢之罪上通乎天故譴責亦即見乎天而皇上獨不愕然恐怖惕然驚省乎夫天 之仁愛我皇上于踐祚之初則有河清鳳儀之瑞於政事缺失民窮盜起則有地震河決星恠之異時時告戒無非欲皇上彌縫而匡救之即近日宮中密禱祭告南北郊甘澍立應亦可以見天心相與之際矣皇上如以前日之甘澍為精誠之所移豈以今日之雨雹非乖和之所致乎皇上干

人役每日取供應折銀三錢業經二載剝削不堪運石班軍民夫累死無數如借人命捏啓害良則有如宗女王姐縊死閹官王進忠抄洗黃永學之家財貢生曾夢蛟之監責如借端打馬受害則有如乘國妃薨逝下鄉拆毀陽宅陰坟強捉周間軒之投入為僕如以人命為草菅則有如童生假中和觀燈之立斃國門販木商人莫大猷莫五老之四名梟首其餘細微小事不敢瑣瀆天聽以此天高聽遠臣等法不能行稍抗其意禍便不測臣職在監司耑轄一方誠恐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四十五

地方不安民心變亂不但民心不安有辜皇上仁民之恩且慮親藩不得安有負維城之托偽官狼校肉何足食耶昨叅府臣陶珙革任之後諸校仍復橫行人無賴亦假稱府校來府關廂內外擄人財物淫人妻女如熊鳴陽于十九日拏獲王之陞黃雲試奸其子媳鳴鑼擊鼓幾成激變伏乞敕下本省按撫諸臣會同楚府將偽官狼校罔歟究贓正法救民水火以固藩封仰祈聖慈鑒察

陳堯言條奏切務疏

濱海暨儒備員使署馳驅四牡者七年于茲
皇上具大聖人之資摹古帝王之畧除奸誅憝 忠
遂良弘開湯網四闢虞門一時鬱結頓舒四海 聲
丕振臣猥蒙皇上拔置耳目之司濫充留垣之
顧儻劣媿無報效惟夙夜惕厲品格要于自立不敢
毫有依附議論歸于持平不敢毫有偏諛庶仰答皇
上簡拔之恩于萬一也謹 切務開列脩聖明之
採擇焉一曰定聖志昔宋儒程頤有言曰君道之大
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而其要在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四十六

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伏覩皇上御極
以來 邑不動化行若神凡一言一行無不上答天
心下快人意由聖志先定于中而左右不得闕其口
臣下不得贊一詞也然是志也奮始易持終難發于
兢陽之時易保于逸豫之後難臣願皇上固守此志
永 無渝如官方之浣襍也志必期于澄清吏治之
貪殘也志必期于振刷邊餉之破冒也志必期于
實民生之窮苦也志必期于軫恤皇上以此勵
上而群工敢不竭蹶于下會見司餉而餉

也 供 矣 外仍有火

等名 一詞訟也重則戍配輕則 矣而此

仍有罰穀罰米罰修梵宮修公廨等名色

徵求科條之所不載者乎此不知昉自何年何官而
濫觴迄今未改也而未已也餉兵最急有一兵即有
一兵之餉乃兵額日減而餉無存留給發動愆七八
月兵鼓譟矣即以兵譟恐喝士民富者貸千金數百
金下亦數十金初猶以借為名後則以借而不返為
得計矣此民間千萬之借數又皆官府千萬之溢數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五十

也竟銷歸何處乎不可解也猶未已也有一詞而府
廳州縣同時而差提四出者矣有一事而上下煅煉
一日而箠楚備嘗者矣甚之聞有白日苞苴好官自
我暮金何畏笑罵由他合來千瘡萬孔痛苦總在民間
民亦何辜而堪此乎紕繆相沿未易殫述夫今日土
宇強半已染塵氛即幸脫刀鋒寤寐總成驚悸司民
牧者寬徭薄罰煦育千方猶恐無能起白骨而肉之
若之何以 令也况時勢窮迫至今已極

景亦 以 之

又復然震懼恫疑蹙蹙靡騁事欲舉而躊躇念
而罔定故初聞敵兵之焚劫猶咸切齒而腐心今則
聊相慰藉曰總不免耳初見敵兵之殺戮猶共含聲
而飲泣今則姑自沉吟曰計畫無復之耳嗟乎民心
而豈甘有此也哉我亦何至使民心一旦不得不如
此也臣謂皇上之耻敵怒敵不如公孤百執事之耻
敵怒敵公孤百執事之耻敵怒敵不如百姓之耻
敵怒敵何也皇上一人耳百執事寥寥什伯耳必合
通國之髮指眦裂者以為怒而後敵愾之勇鼎鑊不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五十一

能禦必合通國之痛心疾首者以為耻而後愧憤之激
湯火不能辭然愚民蚩蚩何知仁義嚮其利者為有
德故報國之念常不如其保家而禍福之心較倍明
于禮義我不能使之知有生之樂又安能驅之有死
鬪之心往者兩都秦晉之間金湯重襲而迎揖開門
者民心解也雉堞如故盤詰戒嚴而間諜暗蔽嚮道
恐後者民倒戈而樂為之用也可不為之大寒心哉
伏祈皇上敕下部院慎重銓選嚴飭吏治非實能父
母斯民者弗濫令非實能表正屬者弗濫司催科

序

宋 陳埴木鐘集序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至再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序

二百五十四

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黯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

葉適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緒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他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才壞矣王通工司馬緝餘緒綜世變

合以起治道其粗細廣畧不同而問

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 著
堯舜迄五代三十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
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
矣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
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
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
原事實 理蕪蔓顯發精隱 樹正義蒐舉墜逸
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

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
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
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
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論哉故予於此書切有歎
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将至者幾是歟黼字文
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
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
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
所會寶 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與

舊事追念愴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王瓚鹿城書院集序

歲重光作噩夏鹿城書院初成郡守吉水鄧侯淮集僚屬潔牲醴以落之祠宋程張朱氏四夫子以溫嘗從學者二十三人侑焉旁列齋室將以居邦之願學者章逢駢趨衆庶企竦以為盛舉夫嶽麓應天鼓白鹿凡以書院名者悉聚徒肄業為闡道植教之地弗崇祀事也而今緣祀事而為之則其意亦微矣道

具於六經散載於群賢之籍而實原於吾心有志者皆可力探而神會之然人之庸情必藉風勸而後自振拔必藉啓掖而後始懋勉以進程子鳴道於河洛朱子鳴道於武彞南軒鳴道於潭衡之間孔孟以還莫斯為盛而吾鄉先哲不遠數千里而往從之爲是道也是道也求則賢舍則愚先哲以求者孰非吾所當求者乎使時有如四夫子者吾亦往焉時微四夫子則其師徒問答粹言緒論猶有紀者吾而誦其人想光儀於一堂以冥挹其授受之警

而還朝戒期則其勢宜弗能精以詳也補正闕而
嗣理之瓚于博洽君子有厚望焉

又逸語序

余嘗遡觀于太初矣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數也者渾之惟一析之無極者也天地之闔闢古今
之因革萬事之始終萬化之出入人物之生爨倫之
序禮樂之行治道之成皆于數乎寓焉數之體顯其
象數之用妙乎理自河出圖洛出書而數呈矣則而
卦之陳而疇之衍而蓍之變而仲之數之為用寢以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序

二百六十

章章于天下律有十二亦起於參天兩地之倚數獨
黃鍾為律本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以成之
數忖該之積十有一律由是以生度量權衡由是以
定六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以明矣必聲和氣應而
究正其元然後有以盡其用之妙否則安能保其無
忒也哉周衰官失古法湮散孟堅志律曆猶為得之
繼是而後談者紛紛甲得乙失盖不知其孰為至當
不易之確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探微蹟以極其
法之機要而學者莫能會其也予嘗古

張鳴鸞性理節要序

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之體也心之體維何曰太極而已太極也者先乾坤而立常運於乾坤之中後乾坤而存不逐夫乾坤以毀至矣哉大矣故自其渾淪而觀則謂之天自其流行而觀則謂之命自其散殊而觀則謂之性性即太極之理也太極之理全具於吾心盡此則得道統之傳弘此則繼治統之正存養者操其本體也省察者驗其實否也致知所以明此也力行所以踐此也周子之極圖圖此者也而易通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序

二百六十四

廣焉張子之西銘銘此者也而正蒙詳焉明道之定性書書此者也康節又演之為皇極之數朱子之易學學此者也元定乃發之於律呂之書莫非吾性之理也吾性之理一而已矣自性理不明學者馳逐於不根時義曰吾足以取青紫焉已矣於濂洛關閩之言往往以無用長物目之嗚呼弊也久矣左泉何侯力挽其弊家食時嘗取性理全書訂正之刪其繁蕪而缺畧者稍補葺焉名之曰性理節要跡其成書明白簡易大有功於聖學及尹平陽輒用以叔諸問

誥諸生曰性非虛無其應用切實處無非

章句其精義致用處無非性也士子憬然若振其
夢而觸之警悟者請梓之以公諸世托余為引之是
為序

項維聰淡齋序

家甌城之西南隅門臨流水西折入於綺水是城
水豬處頗類西湖一曲又西為虹橋長隄縹緲映
雉堞城外諸山曰西山即康樂詩步出城門遙望
西岑者是也山相去五里許而蒼翠接於眉睫旦

夕望之真如屋裏矣屋後有樓登之則遠近四山皆
出近山如華盖海壇郭公諸勝其狀如斗甌名九斗
城茲樓旁觀九斗環列遠山如笙臺大羅掛綵孤嶼
綿亘森聳遠以長江滙以大海澹蕩烟雲吞吐日月
樓亦收焉樓東數武即淡齋也齋可五楹不施丹堊
材之木露形之墻取具而已殷彝周鼎秦 漢制
不度於堂上奇石美木珍禽恠獸不列於庭中惟聚
数千卷木榻一張茗椀香爐瓦甌棊几彈琴賦詩
以樂其志遇二三同志則市村醪擷園蔬烹江魚以

享之耳不願聞絲竹口不願掛雌黃醉則陶然散去
復集以為常盖吳越好事者曾不當其一盼而僕
為便了一生矣夫滾滾馬頭塵陳陳廩中粟徒敗
意而清福上帝所靳即此眼前尚難消受夙興夜寐
何得不自約束而浪然為天地長物也

周應期修畏菴集後序

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
刻焉汰三存一鄉先正章恭毅公為敘其首凡天
之奏對官陞之獻納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咏具

在矣應期為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贈章秀才詩私
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
公廷對及時務諸策沉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
概未遑也已未之役徼公靈幸售南官奉使歸省乃
始開函拂蠹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脩詞
之本主敬盡聖學之原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中
於事竅彬彬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鞏帙為責者手
澤儼然陟降不遠矣惟是篇章善泐認鴻乙而
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為讐較授之副

版籍殘燬久未修舉前守牛公洎中翰玉譜趙鄉先生嘗留心志乘草纂成編槩略未梓植議加訂續謀登梨枣遂面其說于各憲蒙俞其請商諸僚屬暨各鎮帥相與捐資期共襄厥成慮既定乃敢請某某革纂輯考訂夫諸公以曠世才洞達古今貫徹丘索而于一郡之利弊因革知之綦詳與之蒐州邑之紀乘考衛所之故實或本舊章而修飾之或各出見聞而增補之缺者脩舛者敘幾閱月而稿乃脫見夫郡圖之疆理如錯繡星躔之度数若列眉則志分野即可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序

二百七十二

以察災祥幅幘之廣狹必紀山川之形勝悉書則志地輿即可以驗物產州邑有更名城池或異處建置于是志沿革廟祀修烝嘗陵墓登俎豆秩祀於是志崇報學校志人文考土風之盛衰公署志修廢勸在公之堂構戶口之登耗有志其思所以恤之風俗之淳漓有志英思所以易之遠稽往古近述當代治績之留人心者則名宦志而觀感興顯而策名晦而肥遯俊造之著域中者則人物志而景行切志閔梁志驛舖詎可忘先時之修掾及時之墜志田賦志兵制

尚其念民力之普存軍興之要劇孝行志也乎以勵
子職忠烈志也于以表臣節貞婦志也于以樹女德
且鄉會之志文科名之所以作士也韜畧之志武制
策之所以選將也以至仙釋之志其人藝文之志其
文與夫勝景臺榭之志其處見羽化之間出不偶心
之諷規攸闕而古蹟之憑吊可徵也此志之必詳
于目者類皆統于綱之之要中植願與十九屬良州
牧賢邑宰學廣文披圖而思利弊之咸善觸目而知
因革之悉當于以仰答各憲宣化之至意因以上佐

聖天子右文崇治之深心于萬一云

記

宋 周行已浮沚記

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儻室淨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藁然小洲繚以洑水子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予視吾身若萍去留無止以吾無止之身而處暫寓之室聚沫也塵垢也蟬蛻也芻狗也於吾何有哉政和歲在執徐六月癸丑颶風大作橋斷門隳簷折雨漫易橋以舟堦北户而南嚮增簷為軒寄容足之苟

永嘉縣志

卷十一 記

二百七十四

安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曰沚人所為曰瀟子惡瀟之名而欣沚之義於是總其名曰浮沚浮沚之西舊為小閣名曰漚閣浮沚之東新為小軒名曰萍軒其北舊為門道所從出闢而為室名曰浮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假道於隣引舟而渡到彼岸焉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為洲因洲而為室因室而為名因名而為義義皆浮義也寄焉也聊爾而已不獨其仕又且浮其不獨浮其居又

生然則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吾聞古之有道也
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歟非曰能之願學焉記以自警

王綽先賢祠堂記

古者國別土斷推其賢且哲者為人之師以宣政教
厚風俗明人倫春秋釋奠之禮固為斯人設也永嘉
為郡自晉始山川所鍾風氣所覃豈無名賢明哲庶
幾如晉人者作顧去京邑遠上之無以振勵表章之
遺文舊牘莫可考證我朝渡江之前左丞許公偕博
士周公舍人劉公伯仲親承伊各性命之傳其立朝

永嘉縣志

卷十一
記

二百七十五

大節固已炳蔚煥耀具在國史天下聞望風采頑廉
懦立重其德承其教聆其警欬者拔起衡茅皆足以
供世室明堂之用間遭秦變諸老淪落道學衰歇詹
事王公毅然以名節自勵挽一世而回之龍圖鄭公
脩明義理之學為諸儒倡寺丞薛公見聞挺異本於
家庭未弱冠即講切經制之務如布棋行天踈密高
下皆可措之用而宜中書陳公深造自得晝講夜索
源委會通究弊拯變永嘉師女淵源自是聞天下比
於昔
而彌綸之合性命而究極

祠于學門之左閱三月訖工以八月丙寅日舍菜
成淮亦忝預班列徘徊顧瞻金碧璀璨照映林谷華
盖若增而高文昌之星流輝炳燿視昔有加矣因屬
筆于淮俾為之記淮聞地因人勝古有是言吾群巨
儒前代姑置勿論宋儒志王先生景山於伊洛未作
之先即倡明理學是後若周恭叔劉元承元禮皆承
伊洛正傳吳正仲之論諫葉主則之宏博蔡行之之
不避權奸薛士龍之明於料敵其餘諸賢更僕不能
盡述宜乎學士虞文靖公目為杞梓茂林麟鳳靈囿

豈非地因人勝之謂乎諸生仰荷聖朝培養之深恩
承郡邑官僚振興之嘉惠當思報稱斯為無忝必以
禮義廉耻為立身之大端切劘淬礪以就其德器
益暮習以充其才識奮然以前修自期杞梓鳳麟殆
將復見於今日豈特華盖文曲增輝而已哉淮自成
童鼓篋邑庠忝與賓興由兩制從事孤卿之後今引
疾家居自念無實德而竊虛名上負列聖之知遇惕
然於懷諸生入學雖有後先淮視之皆同門友故因
修學之事而進箴規之言盍相與勉旃

惟臣死忠惟子死孝我誦古言期以允蹈拜貳春卿
式照公道維方弗刑維官弗調天厚公社國有信
皇敷明詔以書以紀公疏萬言具該顛尾天厚公
公有孫子以發公遺紆朱襲紫皇敷明詔錫謚
天厚公社一節考終惟人慕烈惟皇念功擬稱惟倫
曰毅曰恭簫臺之麓燦燦新宮刳牲蒸肴交鼓考鐘
歲待登薦有儀有容匪曰私公允以勸忠於昭令聞
奕禩無窮

張孚敬奉敕書無逸殿右壁記

永嘉縣志

卷十一
記

二百八十七

惟十祀春三月望帝社帝稷成皇上率卿士肇禋爰
命治地播穀樹桑于時作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豳
風亭書七月詩臣孚敬謹拜稽首請曰惟茲盛典宜
有聖製上謙光至載請迺曰朕皇考嘗作農家忙律
宜大奉書於殿朕題豳風圖有詩其書之亭仍令輔
臣各著言附焉臣愚庸辭弗勝命上重令臣進解先
皇帝睿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見對時育物焉見
重農教惜民財焉見宣上德達下情焉嗚呼先皇帝
雖處藩服實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者也臣又伏讀

暇則鳴琴其中戲綵堂在舊府治宋趙巖因郡時富

覽亭駐鶴亭俱詳山謝公亭在江心寺有石刻淨

光寺常在松臺山麓唐時建有宿竟禪師真身遂相傳

宋元俱加修葺宗德寺唐咸通間建宋祥符賜額高

明弘治後漸圯宗德寺宗咸通間建宋祥符賜額高

山塔白塔江心塔俱詳山川雲根在城內東山巽

壁唐人移石吹笙臺真誥巖俱詳山鶴巢洞在

雲根句因名壁屹然卓最為幽勝中有石大士

羅川四圍峭壁鸚鵡二岩舊時仙鶴嘗巢于洞後建

左右有淨鸚鵡二岩舊時仙鶴嘗巢于洞後建

洞下鶴遂去

永嘉縣志

卷十四 古蹟

後世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 貴易驕艱難
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
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
有警也臣稽首莊誦皇上題豳風圖詩真得聖祖
要而又多出周公言外之意誠所謂不諫亦
之德也宋儒有言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之化以知天時以受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事 各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
婦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

此七月之義也臣竊惟豳乃西陲小邦也其風
之厚如此 成周大一統之盛為有道之長我
上嗣此丕 尤深體祖考艱難之思神功聖化
世無疆矣詩曰嗚呼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休矣
考以 明其身臣仰於皇上日切願望焉

又窮源記

溪也中分為二而復合予書院立焉既訖工
開講時同志從游者幾三十人一日水落溪漲
有本者如是列者曰可得其真源乎予曰試相

郁輩讀書其中暇即來茲俯視郁輩而樂育之也嘗指竹而喻之曰爾觀於是乎凌霜雪而不凋可以勵操干雲霄而直上可以尚志棲必有鳳吾擇交焉製可為律吾和音焉不亦有資於是乎既又指泉而喻之曰爾玩於是乎清而不污思滌其慮流而不息思進其學其瀦為澤吾畜德焉其縈為瀾吾組文焉不亦有資於是乎爾輩俯仰一物間盍亦勉之今先人逝矣承瓘追念罔極而言以儆戒凜凜猶在心耳不敢違也乞不靳一言為記附于譜牒以彰先德而并

傳焉予聞而喜曰夫厲操不屈于物尚志不苟於小擇交以輔仁和音以鳴盛四者有資於竹滌慮以消其欲進學以造其理畜德而實無不充組文而道無不貫四者有資于泉然則竹泉之為書舍其有關於承瓘輩大矣若達廣公可謂善處其子而教之者矣予不及見達廣公觀承瓘之為人則其父可知旦郁氏事之最先者莫先於修譜牒而仰先訓然非有所資以自成其能然乎雖然竹泉物也承瓘輩人也人固靈於物者苟能盡性踐形則將叅三才而為一况

事之繁簡為用之增損畝有定賦徵有定期

民無白著名曰均平他如革庫予之供役而該吏輪掌免斗級之守支而令新役交代省館夫之支應而令驛夫領辦懲有司之科斂而貪墨不得加派禁舖行之需索而公私不得抑買既勵精力行矣且請之天子既加惠一方矣且溥之各省無非憫民艱而嚴法守為無窮利益也故吾溫自昔至今百姓兆民莫不舉手加額頌公功德富而多財者曰吾賴公得保吾家貧者曰吾賴公得保吾身官于斯土

永嘉縣志

卷十一
記

二百九十六

者曰吾賴公得善吾職所不便者污吏耳然有所畏而不敢為得苟免於譴謫亦公功德之所遺也萬曆三年春永嘉耆民蔡箴等請建公祠有司以此為義舉也相與共成之百姓兆民或輸之財或助以力不數月祠成時祭有田守祠有人入公之祠者必致敬焉吾每歎居官者得無短長之効去後能使民忘之而不怨已足為善吏即有祠或立於 之時以為諛豈有違任十餘年之後相去數千里之外而民追為之祠樂趨 此非其德大而感深也熟能然

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

永嘉縣志

卷十一

奏疏

二百二十

不為虛文矣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開元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盖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䟽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污免官髡徙朔方自判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

心有乘朝一到中川寺之句今鐫於石文祠前
然樓建自前兵憲江東吳公自新左為卓公祠
明戶部侍郎卓敬公敬公死靖難初私祀郡里萬曆
中太守蜀衛公承芳奉褒錄遺忠詔擇祠于斯以配
文山又左為孤嶼亭石刻謝公像劉宋謝靈運守永
嘉游憩蹟也詳具詩中越亭數武為澄鮮閣閣迴欄
瞰長江有二巖屹立波心當閣前由閣折而西為西
塔距山俯江勢巉岩狀焦山東塔則 紆巖嶮望掛
彩諸峯如挾浪浮動僧廬環塔外波光搖漾秀色空

濛若蜃樓起海上焉夫嶼之境林木交蔭殿閣輝敞
浮屠插雲表如雙戟莊嚴麗於人天獨浩然樓峻竦
洞達坐其中滄波可吸千峰森前飛帆拂楸與鴈鳧
相逐孟襄陽所咏衆山遙對酒是也嶼之景四時朝
風濤烟雨變幻多異狀獨潮平月明之夜水光若
鏡一碧無際漁火起青蒲中如冰壺濯魄謝康樂所
咏空水共澄鮮是也諸山水名寓內者得詭異則奇
名賢則重蓬萊方丈為仙靈所宅 固以奇
忠賢偉士死生 元化所托跡降神之 風

皇佑賢良王儒志先生退居於山設塾講學席
常數百人故世稱東山書院云迄今九六百餘歲
乃嘉靖甲午颶風起於海上其地遂為荒墟無有新
之者壬子春鴻洲龔公以名御史出刺是邦宿垢蕪
穢首刷陳服正衷敷勤晷月辦理民不聞勾智之擾
士不聞刁斗之驚公得以廓高明之觀退往哲之迹
乃登東山披剔草萊聿覩故址輒興歎曰吾聞儒志
先生倡鳴理學於濂洛未作之先有功於名教斯捧
頌其餘編曰復者性之宅也無妄者情之原也曰學

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皆以闡宋儒未發之奧
其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追述至道論
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
吾何敢已哉卓然以斯道為己任孟子之後一人而
己人遠而理在居圯而地存苟知之而復虛葬豈所
以化吾人之意哉且聖天子命吾以耑圍之匪以
合貨賄平示刑辟已也將以行吾所幼學俾斯人
讓崇義祛邪整習以若於道凡祇示之常以陰
率之義以助吾風教之所不及者咸宜悉力

矧儒志先生掘起於聖學頽靡之後獨
明經蘊以開詔來學正濂洛諸君子所當心服而
宗之者不因故址而新之何以聚精裡而崇景
乃捐俸檄永嘉令周君岱經度其事命移鄉賢石
實於前楹選諸生暨先生裔孫輩肄業其中門堂
庶煥然一新公餘於諸生橫經而講鼓琴而歌衍
汾之派溯洙泗之源示正鵠之求慎雕蟲之戒
旁封有志向方者不 數百里而來思各以其見
取裁焉盖以儒志先生曠世以相感異時而同率

願為記其事於山石以告夫繼公而理者

項維聰潭中亭記

潭中亭成柳令吳光卿氏詮次其畧以授不佞
之夫亭非亟也亭在柳非柳亟也光卿暇乎哉初
入柳時寥寥三戶耳光卿為之在糜粥右 褲
中之菜色而肉之斬之蓬蒿而處之室宇而於
柳有民而於是乎民有居然猶鵠其形茨其墜
役也走鵠形以斤斧文次墜以丹堊將無大
之質也乎已又思之茲亭之設亦已後矣

襦袴或在於是亭之利不亦溥哉光卿曰公亭
悉未覩其自也西漢元封置鬱林郡潭中縣潭者
古湮鸞潭也嗣後八龍見於江即兩潭中之江也故
名其城曰龍城今易而為柳州又徙之魚鷺山之
側則滄桑之變矣而其故址委於草莽卒未有過而
問者茲亭之設存縣也存郡也博古君子其有遐思
乎余曰善矣且非獨於此昔蘓長公之記超然臺也
而望穆陵追尚父俯渺水嘆淮陰憑吊之餘感慨係
之登茲亭也北瞻湟水南眺烏蠻兩路馬伏波之餘
永嘉縣志

卷十一 記

三百五

烈猶有可見者故不辭援筆而為之記

何白遊滄浪亭記

滄浪亭在均陽之東後負王峰前臨漢水古孺子歌
濯纓處何子謁太和還再宿淨樂既辭帝所復之人
間昔之清華靈秘之境乃舍我若遺而人間之塵
交轉接軸復鞿轆於前矣恍若簡子之寤意怏怏不
自得真一濯滄浪以少紓其懷居無何州大夫林君
詣余余告以杖履所歷而復請為滄浪主人大夫曰
不佞幸為香案吏實宰太和日局於奉職期會歲

不一至焉即滄浪近在廡下復糾於案牘簿領月不一至焉子踣履而辱吾境不十日而奄有太和乃復沾沾滄浪之水何子之不屬飫耶雖然子挾有以寄其牢愁之思吾因子游而得以暫攄鞅掌 吾兩人者交相藉也不亦可乎予詰旦出城北門操舟以濟江干即古槐渡為汝之鄧陝之商所逕道也是以鬻渡者以百計予既濟斗折而上數百武為滄浪亭亭踞半壁下瞰大江波光 瀆白鳥晴沙亦超然一曠觀也後再折為玄覽亭從亭右折而南踖踖而

上為玉峯菴菴據玉冕之半古栢翳然栢下石逕錯以文石予披襟其下耳根清籟謾謾若拊鍾鏞頃之大夫至大夫屏從者於山半葛巾方袍神氣道逸不為風塵磬折狀已陳酒脯飲菴後大和精舍精舍四周藩以若榴蒼桂前甃石為臺稚藝牡丹芍藥頗極蕭條之致菴左右多隙地篔簹萬挺沉沉却暑碧石清江隱見林外少史掃石命酒予與大夫盤礴引滿就陰避暑尊亦屢遷俛仰吟嘯觴爵交錯積然自右之人爭竊觀不知誰為太守也 下山子

大夫方舟而渡水裔行旅擔者負者接衽聯趾趨渡
喧囂余謂大夫曰余不穀幸徼大夫之靈得為竟日
之游衍衍然樂也今截江而渡者指不下數十百而
為茲山一寓目者若而人哉乃知清華之享天所靳
也敢不拜大夫之賜已之中流烟際漁舠鳴榔相答
復謂大夫曰今之漁父非昔之孺子耶何久之不託
於音也予乃扣舷倚和滄浪之歌歌曰漢之廣兮豈
撓而濁誰為為之匪揚匪漉漢之廣兮豈汰而清誰
為為之匪激匪澄毋塵而纓也毋泥而足也大白若

辱兮又何之濯為詞舉音息登岸捨舟一笑而別

雜著

宋 周行已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子不善則又有甚焉者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蘊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嘗恣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曷觀之哉

永嘉縣志

卷十一

雜著

三百八

顧唐史猶區區珎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與吁是何以監也

戴仔天說辯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出乎一陰一陽而已分為三才是理亦寓其間在天者謂之陰陽在地者謂之剛柔在人者謂之仁義剛柔仁義皆陰陽之殊名以氣覆故謂之陰陽地以形載故謂之剛柔
運故謂之仁義氣有盛衰形消消息陽則
陰用則生小人或為鋤耰以播以藝或為斧

斷以伐然後天地之道日新而無窮焉故有君子而禍於其眚也有小人而亨得其時也然天地之道生長者其常而殺伐者其不得已陽治既極陰必伐之以終萬物陽之復升乃得其情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君子恒福小人恒禍亦維其常故曰天道福善禍淫言天理之常也三才各有職焉仲尼之徒罕言天命者務民之義不敢越其職也人之職何如曰人道仁義而已矣仁義者所以使治而毋至於亂每扶陽而抑陰焉此之職也柳氏不知人職而聒聒焉不知甚矣

明 周旋論郭林宗何如人

士有高世之行而非衆人之可及者在乎明哲保身而已蓋哲人知幾與時卷舒故能免禍而保其身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吾干郭林宗見之矣粵自漢德既微紀綱不振則有若李膺杜密范滂郭泰輩一時之豪傑也然滂等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皆出而扶持危以興漢為己任而林宗則不然者蓋林宗之意

未果也乃今歲戊戌領選天曹竟徃令其 于
子行健從鄉大夫士祖于郊因述以告則僉
曰先生尚憶向者之懷乎夫以先生之才而中都
甚治善乎為地擇人也乃先生亦遂償其夙願斯
謂 為人擇地者非耶少川子避席曰謂我為才吾
未有能也謂吾為償願吾未暇及也且吾聞鳳陽之
地多勲戚之族其人類尚武而寡文教又比歲閭閻
周 獄訟蝟興胥吏舞文游食日聚于官竊惧夫地
人而人且負于地也願諸君子幸而教我

事時葉子首言曰慎厥身脩罔或奸于禮
罔或不服高子曰鄭重學校勤待士之典則衆
同風侯子曰黜奢崇儉薄其征斂則民財豐趙子
曰惟明惟斷則民訟自簡王子曰左右有犯一正以
法毋惑浮言則吏罔敢為非表子曾子曰奪其所
利散之於農則游民遠矣言既健進曰夫葉子之言
本也高子之言機也侯子之言經也趙子之言德也
王子之言威也表子曾子之言法也故化 大
本風莫速子運機裕莫切于反經厚莫 於感

千人才人關於士氣挽士氣而返之淳古 祭
酒與督學而督學尤急誠能於士子磨礪而振刷之
則更化善治之機在是矣

又與黃侍郎書

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民也民之疾痛疴癢實切於有
官守者之身而或利或害惟鄉大夫知之最詳然鄉
大夫雖知之常恨于不能自行有官守者能行之常
患于不能自知若有官守者不以問鄉大夫不以言
由是少民不敢言而敢怒而鄉校之毀起鄉大夫剥

床之災亦至矣惟公誠心勁氣老而益壯正所謂卿
廟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不止智衛葵足者喬
也巧不能趨時愚不知避事其為民樹德務滋除惡
務盡之心真有寢饋不能少忘者吾二人者豈非所
謂相湏之殷而相遇之不可踈者乎公知之喬能行
之喬請問于公公不可不以實告而使與聞其詳也
願民苦已極 一事不若減一事興一利不若除一
此又下問之初意也惟公舉平日之所痛恨而不
能乎者條列見示使得見之施行則在公為不費

德在斯民當為見生功德矣然惟出于公口入于喬耳而已公勿慮有後艱也

張純東鄉禱雨文

惟純匪承乏于茲明不足以照奸威不足以懲惡官吏不能飭或害及小民冤抑不能伸或罪及無辜皆足以速官謗而召天災也然一念瑣瑣常懷民隱而深欲奉行聖天子之仁政也神其諒之東鄉地在山谷不通川瀆越旬不雨遂成焦土凡茲稻梁渴望於天工不有以膏之則西成永無望而民無由以粒

永嘉縣志

卷十一

雜著

三百十四

食矣况今禾已長畝或華而不實農功中棄明貺不終神之意將如何一邑雖小賦踰附庸前者南糧北折尚不能盡輸致勤小官督促屬吏催科小民敲朴于公庭今又旱乾無禾逋欠將無已時何以供我賦而流亡抑且相繼誰忍見之神如欲加罰于民寧丁我躬純不德難為民主純不職致傷天和於百姓何辜使坐茲誅困惟神閔此嗷嗷而曲綏之純不勝仰望焉

張鳴鸞與李明書

求之古人亦自罕儷稍加和緩而以

他年台鼎大業坐以致之非難也若一邑之治
傾轉圓耳公奚慮哉

王諍河東祈雨文

竊惟上天以愛民為心百司以牧民為職而諸神者
又周旋其間察其善惡以告于天以佑乎民者也苟
百司不得其人牧民不盡其職濫刑黷貨反道敗德
則鬼神悔怒水旱示譴此天道之常也夫百司濫刑
黷貨民既困矣而天又降以水旱之災民將益困下

民愚惑且謂上天縱百司為虐而又以水旱助其虐
也天必不然而其迹則近似矣豈諸神不能察其善
惡以告於天耶抑上帝蕩蕩下土茫茫神雖以告有
不暇及耶夫仁覆憫下者天也聰明正直者神也有
不告告斯憫之矣諍職叨御史巡鹽河東自荒旱以
來今日為甚暵暘三年赤地千里水不潤下鹽不成
花五穀不生生者復稿民無以食國無以課俵俵乎
莫知其所之皇皇乎莫知其所終雖昊天廣大偶
乎此地此民若諸神則歲時受斯民之享祀朔望受

非虛文耳如或繼明宦久志 遽喪生諸神威靈
無微不至宜請于上帝亟加顛戮所不辭焉惟諸神
聽之

項維聰且取軒叙言

軒以且取名志聊且也有不足之意焉莊氏子曰吾
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李蕭遠運命篇曰為物甚衆
為已甚寡夫以有涯之生逐于無涯之途持甚寡之
身以遊甚衆之世是夸父之馳日而愚公之移山也
幾于殆矣故待足未足知足則足且之論也余從縣

永嘉縣志

卷十一

雜著

三百十九

令轉南冬官日有餘暇蓄書數千卷屋棟幾滿擬之
二酉五車則有間矣而以視經生左右顧色為之動
初擇觀而未竟則廣之尋廣獵而未遍則擇之久之
不勝擇亦不勝獵而未竟未遍猶故則置之鄴侯之
手未觸郝隆之腹尚枵博而寡要勞而罔功盖憤憤
者數月而後憬然悟也夫多不若精美不若熟度我
力行之則可就也故諸經繁且取其五者諸子繁且
取其柱下漆園者諸史繁且取其左氏內外傳及兩
漢諸詩且取其選者盛唐詩且取其李杜者漢以

也斯亦藏身之善物也矣余曰善至此乎
曰我懼子之動于外也夫當世士大夫功
則八面榮 露積將以遺所不知何人而
屬厭也今子沾沾焉決榆枋之搶將令鷓鴣笑于
萬之上不亦悲乎余咲曰客止矣夫吾軒已命之矣
吾何羨乎他人且取其自適也

劉康祉撰卓忠貞碑文

公祠在郡城北孤嶼中與文信公東西峙列春秋時
而公瑞產也邑舊有公祠而以地僻左四方輪

永嘉縣志

卷十一

雜著

三百二十一

所不及漸蕪廢以圮給諫太末汪君以尊 司訓
邑來省侍暇日縱步祠中俯仰循覽墻隳棟撓苔
草深蟲書衣佩俎豆之几雀鼠家之君 以告司
訓公公悚然不一夕寧也於是友人李林兩孝廉聞
之悲且喜偕以告之署邑別駕周公郡守李公兵使
錢公咸色動神悚從事若不及會邑侯康公至事
以集矣而司訓公且身為之拮据土水間于是公
祠煥然益深闕靜宏也爰授管於 子 令記之
惟公之大節不必論而 于修祠一事咨嗟

七族 宅

令聖子神 為億

之維繫而不可解者也 乃知君臣父子之義灌注
宇宙間惟人之所為之惟國家之所用之欲為名
則名誼欲為事功則事功如江湖雨露以之湔
穢還之皓皜可以之滋漉含生達之鬯茂可以
兵使者若郡色諸公皆于軍興浩穰朝夕不暇之
而亟亟迴慮于茲而司訓公之薄宦給諫之旅遊兩
孝廉之食貧先後補葺知國家之所係在此也則其
心骨之磊塊 特俱可概見而公精英之所攝益深
以長矣

永嘉縣志

卷十一

雜著

三百二十三

陳堯言佐樞議

京為根本重地擁護祖宗寢園承平之時萑苻流
猶在在見告矧今羽書蠡午伏莽多戎防守之策
不可不蚤講也頃勤王之師挑選水陸兵叁千有
抱憂時之惓者見空伍輒欲補募誠是也但議兵
先議餉今者苦於時詘無論不能點金于援師輜
之後而獻歲歌饒復營將以新募者議作增額乎
以勞役者議作減數乎兩存之而餉益不 未免

命之憂矣况獻忠之疑是終解不了者也若因其疑
事即去一事以安之使彼無所不疑我將無所不
去究竟疇為一足恃乎至監紀一着弘文非不具有
偏材而肝膽總不可見台臺即欲用之亦必令其立
赴轅門語以西營近狀何以解其疑何以止其欲何
以使其調而即行何以使之守而不擾一一扣其胸
中之所藏即言未足以窺心而剛柔吞吐之間亦可
以覘其精神意氣之所注使其言之成理處之有方
則權用為濟變亦無不可倘猶隨波逐流也又何當

於輕重之數哉西營之欲得弘文與弘文之欲入西
營非一日矣春間龍副將已作此舉五月廣德寺中
吳士昇亦切切與職言之職不敢許今始終而有意
乎其人也不知獻忠慕其忠肝俠氣乎利其頤指氣
使乎即監軍道昨言其餽緞之事令獻忠跳躍喜舞
恐獻媚取悅之夫能終收調停制伏之用否監紀一
官亦利害所關似未易輕徇之也然則為今之計將
柰何亦如前所云自衛之計着實行之門之閉者仍
閉兵之黠者仍留一應盤詰防護之事不必張皇不